

晉

略

冊
九

晉略國傳六

後秦姚氏

禹封舜少子于西戎是爲羌姚氏云漢時燒當稱雄洮罕閒十餘傳有柯迴者是生弋仲弋仲子四十二人其第五子曰襄第二十四子曰萇弋仲世居南安之赤亭少雄毅鯁直不知書清儉有大節善撫其衆永嘉六年東徙榆眉自稱雍州刺史扶風公太寧元年降劉曜石虎破上邽復降石虎說虎徙隴上豪傑以實三魏其後虎用蒲洪策遷關中豪民弋仲本謀也石勒授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晉祖約奔勒弋仲上疏請誅之石虎破石生弋仲率衆四萬遷清河之灡頭拜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平襄縣公虎篡立獨不賀固召乃至至則責虎曰汝僞英雄奈何把臂受人託而反奪之弋仲性狷直人無貴賤皆汝之虎亦不之責也遷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虎寵姬弟爲武城左尉擾其營部執而數之曰汝爲禁尉脅暴小民我爲大臣

目所親見不汝貸也令斬之尉叩頭流血乃免虎太子宣殺其弟韜
 虎怒誅宣并謫東宮高力戍涼州未至梁犢倡亂虎使討之連敗乃
 召弋仲弋仲至虎病不時見引入領軍省賜以己所御食弋仲怒不
 肯食曰上召我擊賊當面見授方略我豈爲食來邪且上不見我安
 知存亡虎力疾見之弋仲讓虎曰兒死愁邪何爲而病兒幼時不擇
 善人教之使至爲惡旣誅之又何愁且汝久病所立兒幼汝若不愈
 天下必亂當先憂此勿憂犢也犢等窮困思歸相聚爲盜所至殘暴
 何能爲老羌爲汝一舉了之于坐授征西賜鎧馬弋仲起曰汝看老
 羌堪破賊以否便被鎧跨馬于庭中策馬南馳遂去不顧旣破犢進
 封西平郡公加殊禮并閔之亂石祗偁帝于襄國進位右丞相閔攻
 襄國祗求救弋仲謂其子襄曰并閔棄仁背義屠滅石氏我受人厚
 恩當爲報讎老病不能自行汝才十倍閔不禽閔勿還見我也襄破
 閔而弗能禽杖之一百石氏亡遣使降晉永和七年拜使持節六夷

大都督督江淮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平郡公戒諸子曰曩者晉室大亂我無所依石氏待我厚故爲之盡力今已滅絕中原無主我死汝等便當歸晉世世盡臣節勿爲不義也明年年七十三卒襄奉柩南奔又奉以北叛杏城之敗爲苻生所得生以王禮葬諸冀城及苒偁帝追上號謚曰始祖景元皇帝墓曰高陵

襄字景國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雄武多才藝明察善撫納士民敬愛之咸請立爲嗣弋仲以非長子不許請者日千數乃授之兵石祗署爲驃騎將軍豫州刺史封新昌公永和七年隨父降晉拜使持節平北大將軍并州都督刺史封卽丘縣公明年弋仲卒襄祕不發喪率六萬戶南攻陽平元城發干皆破之屯于濟北碭礮城以王亮爲長史尹赤爲司馬薛讚權翼爲參軍伏子成斂岐王黑那強白爲左右前後四部帥南至滎陽爲高昌李歷等所侵亡戶半與

戰麻田馬中流矢斃第萇下馬以授襄襄曰若汝何萇曰但令兄濟
賢子焉敢害我會救至俱免其年四月歸晉送五弟爲質詔屯譙襄
單騎度淮見謝尚于壽春尚聞其名去衛杖幅巾見之一面如舊明
年十月殷浩在壽春忌襄威名囚其諸弟遣客刺之客皆以情告襄
浩又遣降將魏憬襲之襄斬憬并其衆浩愈惡之使劉啓代襄守譙
遷襄梁國已而浩北伐襄叛浩南屯江淮閒明年將佐勸北還明年
自偁大將軍大單于北據許昌明年攻洛陽月餘不克長史王亮諫
曰明公英略蓋世兵強民附今頓兵堅城之下力屈威挫或爲他寇
所乘此危道也宜還河北以弘遠略襄曰洛陽雖小山河四塞之固
亦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據洛陽然後開建大業耳俄而亮卒襄哭之
慟八月桓溫討襄襄戰敗奔平陽司馬尹赤先降秦刺并州至是復
降襄遂據平陽襄勇而愛人雖屢敗衆知襄所在輒扶攜歸赴許洛
士女爲溫所得者無不北望揮涕秦使晉陽鎮將張平攻襄襄不能

克更與平約爲兄弟各罷兵明年三月徙屯北屈四月進屯杏城欲圖關中兵至黃落城爲苻堅所殺秦主生葬以公禮及苻儁帝追諡魏武王

論曰姚襄文武之才過于其弟然而所遇輒困卒以無成當是時秦關燕鄴稍已堅凝太原張平上黨馮盜勢分力敵莫能相一若襄乘敗浩之威全軍北度奮其智力先取并州然後北伐西涼互相脣齒除衛辰之狡詐招舊部于隴右數年之閒規模始立會苻生之凶虐因士庶之震驚舉旆誓師鳴鐘弔伐天下大事殆將未可知也

苻字景茂聰敏多權略率任不修行業隨襄征伐每參軍計襄敗死苻率其衆降秦事苻堅屢立戰功官揚武將軍歷七郡三州入爲步兵校尉潞川之役論功封益都侯堅將伐晉拜苻龍驤將軍梁益都督命之曰朕本以龍驤建業此號未嘗假人今特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卿其勉之竇衡言于堅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願陛

下察之堅默然既已命萇終不復改授肥水之敗萇奔還長安堅以爲苻叡衛軍司馬從討慕容泓叡敗死堅怒責萇萇奔渭北以叛諸羌歸者五萬餘落萇自僭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改年白雀僭制行事以尹詳龐演爲左右長史姚晃尹緯爲左右司馬餘拜授各有差太元九年四月也五月進屯北地北地敷陸華陰新平安定羌晉降者十萬餘戶六月堅自將來攻絕汲道遇雨復振獲堅將吏數十人皆禮而遣之會慕容冲向長安堅師乃罷十月會羣僚議所向皆欲先取長安萇曰不然燕因懷舊之士以起兵事捷必東吾當移屯嶺北廣收資實須秦弊燕迴然後拱手取之耳乃留長子興守北地使姚穆守同官川自攻新平初新平人殺郡將堅缺其城角以恥之郡人病之欲立忠義以雪之故堅守不下萇爲土山地道太守苟輔亦爲之于城內或戰地下或戰山上萇衆死者萬餘人輔又開門詐降萇將入覺之而返輔伏兵要擊萇幾不免死者復萬餘人明年正

月留諸將守新平自下安定禽秦將苻珍嶺北諸城悉附四月還軍
新平使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讎忠臣哉但須此城作鎮耳卿
自率城中人還長安無爲坐死也輔被圍久糧械俱竭從之率民出
葺圍而坑之無孑遺五月秦王堅奔五將山六月慕容沖入長安七
月執秦王堅八月縊之十月降沖將高蓋明年正月如安定二月沖
爲其下所殺三月鮮卑東還盧水胡郝奴入據長安四月萇趣長安
奴懼請降五月改年建初僭皇帝國號大秦改長安爲常安立興爲
太子起殿于祲祠故城西北鳳游鄉上宴羣臣于殿內酒酣顧僕射
趙遷曰卿昔與朕比肩事秦一旦爲臣得無恥乎對曰天不恥以陛
下爲子臣何恥爲臣萇大笑七月苻丕平涼太守金熙安定都尉沒
奕于敗方成于孫丘谷萇以其弟緒爲司隸鎮常安自擊熙等大破
之八月苻登起兵應丕初萇弟碩德統所部羌居隴上聞萇叛自僭
征西聚衆冀城兄孫詳據隴城訓據赤亭與丕秦州王統相持至是

萇引兵會碩德攻統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之者二萬餘落不略陽

太守王皮來降

皮苻堅時謀反被徙丕時用之

是月苻丕敗死九月統以秦州降碩

德鎮之南安人古成誥言于萇曰臣州人殷地險用武之國王秦州

不能收拔賢才而坐玩珠玉以至于此陛下宜散金帛旌賢表善以

副鄙州之望萇大悅從之擢爲尚書郎十月還安定布德行惠修政

舉賢苻登攻碩德碩德告急十一月苻登僞帝萇復如秦州爲登所

敗明年正月徙秦州豪傑三萬戶于安定四月碩德退屯涇陽七月

登軍瓦亭萇拒諸陰密使太子興鎮常安八月慕容永攻登馮翊太

守蘭犢于杏城犢求救萇將赴之尹緯諫曰登將乘虛襲吾後萇曰

登遲重少決聞吾自行疑有他計必不敢深入比兩月閒吾已破賊

安集東北矣遂行十月擊永永退犢復拒守遂留攻十二月禽之收

其士馬明年正月登軍朝那萇拒之十月罷十一月大雪萇下書自

責散後宮文綺珍寶以供戎士身食一味妻不重綵立太學禮先賢

之後明年正月萇以登頻戰勝謂堅所助立堅神像而禱之曰臣兄
襄假路求西狐死首丘欲暫見鄉里陛下邀路拒擊不遂而歿往年
新平之禍臣實行襄之命非臣罪也苻登陛下疏屬尚欲爲陛下復
讎況臣爲兄情理何負且陛下假臣龍驤之號詔臣勉建大業言猶
在耳豈遽忘之今爲陛下立像神可歸休勿記臣過旣而戰復不利
乃嚴鼓斬像首送登八月克登大界營諸將欲因駭亂遂擊之萇曰
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留碩德鎮安定分徙三千餘戶于陰
密自還常安十月立社稷十二月登將雷惡地率衆來降明年四月
登將魏曷飛攻杏城惡地叛應之攻李潤萇將討之諸將皆曰陛下
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魏曷飛何也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
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智略非常若南引曷飛東結董成杏城屠各
二年九月降甘言美說以成姦計得杏城李潤而據之控制遠近相爲羽翼常
安東北非吾有也乃潛引精兵千六百赴之曷飛惡地衆已數萬氏

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羣臣怪而問之。萇曰：「曷飛等扇誘同志，種類甚繇。吾雖克其渠帥，餘黨未易卒滅。今烏集而至，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憂矣。」曷飛等見萇兵少，悉衆來攻。萇固壘示弱，潛遣其子崇率精騎數百出不意。乘敵後，敵擾逆擊，遂潰。斬曷飛及將士萬餘。惡地復降。萇命當成于立營柵孔中，各蒔一樹以旌戰功。後問其數，曰：「營地太小，已廣之矣。」萇曰：「吾自束髮以來，未嘗快戰如此。」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勢由此克舉。營小乃奇大，何足貴也。明年四月，鎮東苟曜密引苻登登軍馬頭原。五月，逆戰敗績。遽收衆復戰。碩德疑之，謂諸將曰：「主上慎于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失利而更前逼賊，必有由也。」萇聞之，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今乃輕軍直進，遙據吾東，此必苟曜豎子與之連結也。事久則變成故，欲及其好之未深，散敗其事耳。再戰勝之，登西屯鄆，其將強金樵以新平來降。遽將輕騎數百入樵營，羣下諫。萇曰：「樵既

去登又欲圖我將安所歸彼初款附宜推心相結執性狐疑何以御物其後羣氏謀復叛槌果禁之十二月如陰密敕太子興曰苟曜姦變將爲國害聞吾北行必來見汝執誅之興遂斬曜登攻安定敗之城東初登爲苻堅報讎將士皆誓必死軍鋒甚銳萇數以計屈之至是登氣始衰萇乃置酒高會諸將皆曰若值魏武王不令賊至此陛下將牢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堅陳二也談古知今講論道義駕馭英雄收羅雋異三也董率大衆上下咸悅人盡死力履險若夷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驅策羣賢者正望算略中有片長耳羣臣咸偁萬歲明年二月登驃騎沒奕于來降拜車騎封高平公三月萇寢疾命碩德鎮李潤尹緯守常安召太子興詣行營方成言于興曰今寇賊未滅上復寢疾王統等皆有部曲終爲人患宜盡除之興于是斬苻胤王統王廣毛盛徐成然後赴召萇大

怒曰王統兄弟皆吾州里無他遠志徐成等昔在秦朝並爲名將天下少定吾方用之柰何輒加誅害乎念之令人喪氣八月萇疾小瘳下令兵吏從征伐戶在大營者世世復其家明年七月苻登討其叛將竇衝衝求救萇將擊登尹緯進曰太子仁厚著遐邇而英略未昭宜遣立功以服天下萇從之戒興曰但襲胡空堡衝圍自解徐行轉近彼相驅入保聚而掩之蔑不克矣興因襲平涼而歸使還常安八月晉護氏校尉楊佛嵩率胡蜀三千餘戶來降晉軍追之九月萇使崇赴之敗晉師斬其將趙睦十月萇還常安至新支堡疾篤興疾而進夢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迎醫刺之出血如夢乃發狂自僞臣或自僞萇言殺陛下者臣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十二月己亥至常安召太尉旻僕射晃尹緯尙書狄伯支將軍大目等受遺輔政謂興曰有毀此諸公者慎勿受之

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恩四者不失吾無恨矣
晁涕泣問取登之策萇曰大業垂成興智足辦奚所復問庾子弼于
永安宮年六十四號謚太祖武昭皇帝墓僞原陵

興字子略萇長子也苻堅時爲太子舍人萇叛亡奔馬牧及爲太子
恆居守與中書舍人梁喜洗馬范勛等講論經籍太元十八年十二
月萇殂興立祕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密弟崇鎮常
安將自將伐苻登或說碩德曰公威名素重部曲素強易世之際保
無見疑不若且據秦州以察事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他慮
今強敵未滅豈可骨肉相殘爲二袁之續乎卽往見興興優禮而遣
之明年正月登掃境來攻興自僞大將軍以尹緯爲長史狄伯支爲
司馬率衆禦登咸陽太守劉忌奴叛襲禽之四月登自六陌趣廢橋
始平太守詳拒之馬嵬登衆甚盛興使尹緯助之緯先據廢橋登兵
爭水不得急攻緯興使告緯曰窮寇致死當持重勿與戰也緯曰不

然吾新遭大喪不因思奮之力以禽敵衆情懼大事去矣遂戰登軍大敗興乃發喪五月卽位于槐里改年皇初遂如安定七月如涇陽得登殺之散其衆使歸農徙陰密三萬戶常安分大營戶置四軍強熙楊多叛推竇衝爲盟主自將擊之次武功多爲其下所殺軍降熙奔秦州衝奔汧川汧川氏執送之衝弟統率衆降明年正月封叔父緒晉王碩德隴西王弟崇齊公顯常山公紹東平公功臣並爲公侯五月魏攻鮮卑薛勃于貳城崇救之魏師退八月仇池來降姜乳以上邽叛明年碩德討降之遂走強熙降休官權千成秦隴以寧以碩德爲秦州牧西燕故將柳恭等據河東緒攻之恭拒河不得濟汾陰薛氏聚族自保劉石之亂並皆不附苻氏興以禮聘薛強拜鎮東及是強引緒兵自龍門濟恭降以緒爲并冀二州牧鎮蒲阪明年九月太后殂興哀毀不親政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旣葬卽吉尙書郎李嵩曰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旣葬之後素服臨

朝尹緯駁蒿矯常越禮請論罪興曰忠臣孝子有何罪乎卒從其議
薛勃叛奔嶺北上郡貳城雜胡皆應之圍詳金城遣崇及尹緯討之
自率步騎二萬助崇薛勃敗奔沒奕干沒奕干執送之將葬太后買
得欲爲亂覺賜死戮其黨東略晉地下湖陝陷上洛攻洛陽不克徙
二萬餘戶而還武都氏屠飛啖鐵等殺隴東太守姚迴掠三千餘家
據方山以叛遣紹討斬之迎流民萬餘戶于漢中興好善廣容納杜
瑾吉默周寶陳時事擢美官姜龕淳于岐郭高經明行修引之東堂
講論道藝胡辯教授洛陽關中後進多赴之敕關尉出入勿拘常限
黃門侍郎古成詵中書侍郎王尙尙書郎馬岱文學雅正參管機密
于是俗皆向學禁造錦繡及淫祀明年建南臺武庫朝堂立西宮明
年七月遣崇督楊佛嵩寇晉洛陽圍之九月興以日月薄蝕裁責屢
見去帝號稱天王改年弘始存孤貧拔賢俊簡法令察獄訟司隸校
尉郭撫扶風太守強超長安令魚佩槐里令彭明倉部郎王年清白

進爵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李彭黷貨伏誅十月取洛陽紹爲豫州牧鎮焉緒碩德固讓王爵許之初二王威權日盛興恐生疑沮簡清正君子爲輔佐故二王奉法謹然興每待以家人之禮明年碩德攻西秦西秦王乞伏乾歸逆戰隴西碩德被困興自赴之大敗乾歸降其部衆三萬六千進軍枹罕乾歸奔金城遂奔禿髮八月自禿髮來降拜河州刺史封歸義侯十月聽將帥奔大喪期而從役臨戎假百日邊將代至乃去十一月歸晉將劉嵩等二百三十七人興之西伐也沒奕干爲魏所襲棄部衆率數千騎與劉勃勃來奔興奇勃勃狀貌寵貴之魏軍次瓦亭別軍侵河東始議伐魏明年二月使乾歸還鎮苑川以其故部配之涼王呂隆新立五月魏安人焦朗來請兵碩德攻涼七月戰姑臧南斬首萬級降二萬五千人于是諸割據涼州者西平禿髮利鹿孤張掖沮渠蒙遜燉煌李暠各遣使奉表入貢初涼將姜紀降于禿髮傳檀傳檀愛之利鹿孤曰紀才信美矣然視瞻